

嘉兴大藏经 何一自禅师语录

何一禅师语录序

天童密云大师以无上智慧直接达磨心传为东南诸方大教主一时得法弟子实繁有徒而费隐则尤法门中之龙象也费隐所付嘱者二十有二人惟性空一瓶一钵数千里渡江独以禅教唱导河北一时中州青齐诸郡莫不翕然向风何一禅师者受性空付嘱居京师之西郊崇宁庵闭关阅藏如是者有年朝夕参叩者辄千百人其上堂小参及示众问答诸种诸弟子积成语录梓成问序于余余恒谓二氏之学为其易而吾儒所学为其难释氏弃家剃发屏除一切无恩爱嗜欲之扰而独专心致志于向上一事故用力也易若吾儒以经世为己任不舍一法凡天下国家身心性命之事力所当为者无不尽心焉故用力也难然而释氏割截身体剖肠断臂有所不惜则亦有难焉者矣今观何一所著语录何其持身之严任道之笃而用心之精勤匪懈如此其至也余尝谓释门行有二种有心行焉有身行焉心行者劳心者治人之事也身行者劳力者治于人之事也大士之度尽众生地藏之欲空地狱夫独非劳心之事哉古人云言者心之声也名者道之贼也今何一不汲汲于求名而其言能以利众度生为愿岂仅独善一身者哉此可为河北诸方之人愿船而亦不愧密云之孙枝矣余故乐闻而为之序。

康熙参拾陆年孟春楚邾城王泽弘撰于长安之思匡阁

何一和尚语录序

浑然穆然天地之根湛然寂然万化之源所谓人人具足者乃历来老古锥皆云向上一着千圣不传此又何说哉试思天何以高地何以厚日月何以明山川何以峙水何以流以至草木含其生鸢鱼达其机孰得而秘之而谓有不传也耶即近在一身耳之所以能听目之所以能视鼻之所以嗅香口之所以知味意绪之所以触境而动随缘而转则又不能不传更复无俟于传者朱紫阳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雕吾儒几个曾见到此耶要之千古无无心之人也无无性之人也无无天之人也何得以浑然穆然湛然寂然者单指为向上一着独归之西方黄面东来碧眼哉。

何一和尚予同里人也少而剃发为一大事因缘足迹几遍天下尽参尊宿得法性空禅师乃驻锡于金台之崇宁古庵把茅盖顶一钵一衲习静十年勾当己事人不知为善知识也既而庵前古槐重荣巢鹊哺鸦人始稍稍异之王公大人争供养焉为修葺是庵不数年俨然丛林衲子日伙师随机接人自尔无碍杀活全彰理事俱圆师固非钻故纸者及证道后披阅经典高提祖印如水乳合而间有开示亦源源本本深符大道岂非于向上一着打开光明宝藏而经天纬地文章皆从此浑然穆然湛然寂然者活鱗鱗地流将出来无欠无剩之一验哉大易之言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无无寂之感无无感之寂无无道之器无无器之道放之则六合九有不足言其大收之则碎霰微尘不足言其小止此心而已止此性而已止此天而已在如来则无心可言无性可言无天可言且并无无心可言并无无性可言并无无

天可言所以者何无非欲放倒一切枝蔓扶持这个出来故言说法四十九年不曾说着一字遂为百千万亿年鼻祖至临济而宗风大振从来尊宿尽为捉败师真临济子孙故凡录中所载皆扫尘语正与不曾说着一字同一鼻孔出气天下后世将有以师为饶舌则师诚饶舌矣或有向予言曰释之与儒如参与商如吾子言剖破藩篱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然则是亦予之饶舌耳。

康熙丁丑夏月同里张开宗拜书

序

何一禅师雍丘王氏子幼祝发大梁弥陀寺寺有尊宿曰淡如和尚手辟水月庵于中牟东境为接众所禅师于淡如在诸孙行故得从居水月庵中虽溷迹尘埃而居然龙象淡如特加识奖令其综理庵事事皆立办欲以付法推为庵主禅师乃以参学未广辞庵远游屡叩名衲德业精进又以京城繁盛酬应杂沓未可定居避喧寻幽卓锡西郊崇宁庵闭关检藏寒暑不辍所蓄益富洞彻源流适临济正宗性空和尚自选佛场北来普择法嗣闻禅师之名过访崇宁片语契合旋留衣钵禅师是后机缘天授檀施云集廊殿门垣日以恢拓仿水月庵之旧开堂接众时而结制朝夕参叩道场动辄千百人俱王公为之护法贵胄群称弟子善信男女车马骈交于门供佛毕即趋方丈问法禅师迎机开示各满其愿监院云晓录之秘篋积久成帙居士茂盛暨弟玻尔坤楚蛮子荷师开示矢诚皈依谋诸慈氏捐贖助刻而语录以是告成矣云晓持以诣予誦之为序予生平未尝读梵书于西来意茫如也览是语录不能入亦不能名其善第予与禅师以乡谊往来数十年甚狎知其行之笃而学之勤必非漫为立言者则语录将与传灯指月诸编并垂大藏为缁流所珍玩有可征已抑予因之有慨焉人不尽为儒而为儒不可不期为大儒人不尽为僧而为僧不可不期为高僧要以各极其诣力之所至而后无负于初心禅师以中州之僧来游京师阐扬宗旨鼓动一时则高僧之目禅师可谓不愧予以中州儒生薄宦京师亦欲扶世明道大振儒风而儒冠者溺于利名不自认身心性命为何物滚滚颓波力莫能障则予之为儒殊无效也予滋慙矣昔陶渊明不能止酒远公许入莲社至今传为佳话予以儒生之常谈弁是语录禅师不以其言之不类而有取焉斯亦旷达之见也爰以书之简端。

时

康熙三十有二年岁次癸酉中秋谷旦牟阳冉覲祖拜撰

何一自禅师语录目录上卷上堂小参示众问答机缘下卷举古拈古征古别古代古颂古偈佛事行实

何一自禅师语录卷上

嗣法门人明修明惠明智等编

师住北京顺天府宛平县崇宁禅院于康熙二十年十月十五日檀护镇国公暨宰官绅衿请就本院开堂师拈疏云言言显露字字全彰其或未然且听宣扬维那宣毕指

法座云须弥山狮子座圆陀陀光灼灼高着眼莫错过便登拈香云此一瓣香非干雨露不藉栽培根盘无阴阳之地叶覆于诸佛之顶舒之则弥满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信手拈来爇向炉中端为。

君恩亲恩三宝恩檀越恩普同供养复拈香云此一瓣香包古裹今爇向炉中恭惟现前期主镇国公金枝千载茂玉叶万年荣恒作丛林藩篱永为佛法金汤不忘灵鹫之嘱乐游选佛之场次拈香云非馨非臭不是天降非是地涌从这里拈出专伸供养选佛堂上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二世先师性空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敛衣就座维那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师竖拂子云三世诸佛曾登此曲 木尘说刹说历代祖师也升此曲 木横说竖说仁者还见么还闻么不妨出来相见僧问昔日灵山拈花今朝崇宁竖拂是同是别师云同有多般别无两样进云文彩已彰祖意未露乞师指示师便打僧亦喝师又打问离四句绝百非请师直指某甲西来意师云高声问将来僧拟议师便打问炉鞴弘开锻凡成圣且道非圣非凡到来作么生锻炼师便打进云不是苦心人不知师云那是伊苦心进云太湖三万六千顷月在波心说向谁师云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问既然是佛又言成道佛与道岂有二乎师云一法虽无异三人乃见差进云恁么则佛与道是二师云错进云恁么则佛与道是一师云错进云谢和尚答话师云错乃云掀翻海岳求相识横按莫邪斩痴顽默默自知田地稳腾腾谁谓肚皮憨若是个伶俐汉向冷地里乌龟向火向热闹处碓嘴生花也须眼里抽钉脑后拔楔然后于毛端中现宝王刹坐微尘内转大法轮纵夺无碍生杀自繇不见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云门文偃大师云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贵图天下太平师云且道云门据何权衡要行此令卓拄杖震威一喝云凤舞千山境龙飞四海春复白椎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堂有一段奇特大事举似大众师长久云山僧住持事繁不觉忘前失后辔忘机归去同鱼鸟濯足沧浪烟水秋便下座。

普请上堂师以拂子召众云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放下拂子云会么犀因玩月纹生角象被雷惊华入牙下座。

上堂维那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师云第一义山僧未出方丈诸人未到法堂早已花娇易谢何况出乎其口入乎其耳那堪雪上加霜若论第二义与大众说则因缘举俱胝和尚初住天台有尼名实际顶笠执锡绕师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问胝并无对际便去胝曰日势稍晚且留一宿际曰道得即宿胝又无对际去后胝自叹曰我虽处丈夫之形而无丈夫之气拟弃庵诸方参学其夜有山神告曰师不须离此山将有菩萨来为和尚说法旬日天龙和尚至师罄诚迎礼具陈前事天龙竖一指示之胝当下大悟胝所畜一童子于外被人诘曰和尚说何法要童子竖起一指归举似胝胝以刀断其指童子叫呼走出胝召一声童子回首胝那竖起一指童子领悟师召大众且道俱胝与童子悟在什么处师竖指顾左右下座。

解制上堂九旬之内结水成冰三月之外化冰为水即今涣然冰水一如又作么生良久云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下座。

六月六日普住请上堂卓拄杖云选佛嘱托这根拄杖昼夜放光时常说法众中还有作家出来与拄杖子相见僧问有问有答即不问无问无答又作么生师云早已问答了也僧喝师打僧又喝师亦打僧云看破了也师云看破个什么僧拟议师连打僧礼拜师卓拄杖一下云看问如何是佛师竖拄杖云鉴进云如何是法师横拄杖云鉴进云如何是僧师倚拄杖云鉴进云三宝蒙师指示教义宗义是同是别师云风吹杨柳千条锦雨打梨花万点银进云某甲不知伏冀明示师云分明为伊吾无隐乎乃云今日晒番藏经此藏之中有如来全身汝等也要留心向返闻处听向冷眼处看向动手处会向四威仪处识果然如是是名转此藏经其或未然却被藏经转汝了也且道即今转藏一句又作么生道若将耳听终难会眼里闻声方得知下座。

上堂举世尊与众行次以手指他云此处宜建梵刹帝释将一茎草插于地上云建梵刹已竟世尊微笑师召大众云还委悉么众默然师不觉呵呵大笑云万籁有心闻不得孤岩无耳却知音下座。

优婆夷普淑等请上堂云狮子窟中无异兽狮子行处狮子随不妨狮子儿出来相见一座主问猊座高登人天普集少室家风请师吐露师卓拄杖云会么主云时逢秋景节届中元善男信女建设兰盆胜会功归何所师云苍苍皆草木处处野花香主云尝闻一子出家九祖生天为付么目连救不得母师云者业甚分明问某甲出家心上常疑即今二十三岁不知二十三岁已前灵光亦在何处请师指示师云当面无隐覆进云佛身充满法界和尚在什么处着脚师云近前来向汝道进云不会师云争怪得老僧么僧才出礼拜师打云速道速道进云如何是莲华出水师复打进云不知师云明明露出为什么不知问观音能救世间苦如何又有生老病死师云伊不向这里闻乃云尔时庞婆鹿门寺设斋维那意欲焚疏回向婆拈梳子插髻后云回向了也即今崇宁设斋与昔庞婆是同是别若道是别皆是优婆夷若道是同拈梳子看师良久蓦拈拄杖云荒田不拣草净地却迷人下座。

普请上堂云诸方谈玄论妙言是说非崇宁即不然有理也是三十棒无理也是三十棒何故如此只教拄杖任纵横专专只卖死猫头下座。

上堂举临济大师云第一句荐得堪与佛祖为师第二句荐得堪与人天为师第三句荐得自救不了师召大众还有荐得那一句不妨出来通个消息众皆默然师云啼得血流无处不如缄口过平生下座。

结制王图尚设斋请上堂维那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师云第一义一椎击着聋者能听哑者能言瞽者能见大众还信得及么若信得及不妨出来道看僧问杲日当空十方普照只如今日请师举扬未审举扬个什么师便打进云棒头有眼明如日指出须弥作寿山师云礼拜看僧礼拜师云狮子咬人韩卢逐块乃云这个光明藏辉天

鉴地耀古腾今五竺藏不得四海生光辉法法本具物物全彰所谓法无定相遇缘即宗竿木随身逢场作戏将南作北指东为西搅长河为酥酪变大地作黄金拈一茎草作文六金身丈六金身作一茎草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虽然如是正眼观来未是木分且道如何是本分良久云还委悉么卓拄杖震撼一喝云千峰势倒岳边止万派声归海上消下座。

上堂募拈拄杖云拈来当宇宙遍界不曾藏三世诸佛不敢正眼视着历代祖师只得口挂壁上正恁么时佛来也打魔来也打有理也是三十棒无理也是三十棒严行正令犹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卓拄杖云眼空宇宙浑无物大座当轩谁敢窥下座。

解制上堂云若论此事结制之内山河大地出气不得万象森罗无不失色解制之外山河大地一任峥嵘万象森罗灼然生光我此一众或行或住或坐或卧一动一静一语一默若向这里动转施为当面看着开口说着动手触着举步踏着且道四着之中那一着子是结解的三昧挥拂子云莫随有相光中转但向无言句外闻募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问僧问赵州祖师西来意州云庭前柏树子意旨如何师云狗舐热油铛进云蒙师指示师云驴事未去马事到来乃云西来意柏树子热油铛蒙吾指麻三斤萝卜头咬着些儿冷汗流下座。

上堂僧问如何是宾中宾师云远客投知己暂坐笑吟吟进云如何是宾中主师云阵云横海上拔剑搅龙门进云如何是主中宾师云天共白云晓水和明月流进云如何是主中主师云莫邪当宇宙血溅满乾坤进云宾主蒙师指示如何是向上事师便打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云幽兰好似隐君子野外无人独自香进云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云渔樵歌满路野老唱丰年进云如何是人境两俱夺师云道泰不传天子令时清休唱太平歌进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云大地花似锦长安人奏歌僧礼拜师便劈头一棒云这是境这是人乃云满目清光贯通古今动转无隐静则现成头头显露步步全彰举拂子云还见么击禅床一下云还■么若向这里闻处透脱见处分明更有何事募拈拄杖云从来大道无拘束信手拈来百事全下座。

孟兰会请上堂时逢秋景节届中元乃诸佛欢喜之辰实目连孝母之日善男信女献花供果祀祖礼忏诚格获孝竖拂子云目连来也为众说法虚空笑■须弥吐舌三脚驴舞白牯频说报到良期知时识节葵花欲开海棠将绽梧桐滴露松柏锁烟召大众云看看满目秋光如不荐芙蓉依旧溪水边下座。

上堂众集白槌毕师卓拄杖一卓便下座。

上堂问如何是世尊拈花的意旨师竖拂子进云如何是迦叶微笑的意旨师挥拂子僧礼拜云谢和尚指示师云指示个什么乃云世尊拈花迦叶微笑靛面独露大用全彰世尊将虾钓鳖迦叶见饵忘钩虽则两彩一赛各露风规正眼观来未合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即今大众如何话会师笑云自有一双穷相手不曾容易舞三台下座。

上堂僧问佛未出世祖未西来还有佛法也无师云遍界不曾藏僧作听势师云苍天苍天进云毛骨悚然师云未在僧便喝师打云这瞎汉进云瞎汉瞎汉师云与么乱统僧拂袖便出师召上座僧回首师笑云禾山道的乃云佛未出祖未来触着些儿笑盈腮殷勤为打禾山鼓云从龙兮风从虎那个男儿不丈夫耳不聋兮眼不瞽何必向外觅佛祖顾左右云还委悉么面皱只为陪笑得背驼皆因鞠躬多下座。

上堂举僧问九峰虔禅师云祖祖相传底事峰云释迦恹迦叶富僧云如何是释迦恹峰云无物与人僧云如何是迦叶富峰云国内孟尝君僧云毕竟祖祖相传底事作么生峰云百岁老人分夜灯据九峰一言之下分皂白一语之下定古今仔细检点将来分明未在即今有人问我崇宁如何是祖祖相传底事相向他道山青水绿当阳指竹翠花浓信手拈下座。

上堂云举扬个事百千法门无量妙义天得一以清池得一以宁君王得一天下太平衲僧得一海众云集虽然奇特未足尽善且看水上座为大众说奇特蓦卓拄杖一卓云也大奇也大奇擲下拄杖云木上座恁么说不思议下座。

上堂僧问大悲千只手那只是正手师以手指云这里荐进云大悲千只手那只是正眼师云近前来看进云手眼蒙师指临济三玄三要伏冀和尚慈师云一一问将来进云如何是第一玄师云靛面不相瞒进云如何是第二玄师云微笑千古传进云如何是第三玄师云饥来吃饭困来眠进云如何是第一要师云世尊拈花迦叶笑进云如何是第二要师云须弥吐舌虚空笑进云如何是第三要师云拾得作舞寒山跳进云三玄三要谢师答话如何是从上以来佛佛相传祖祖相印底事师劈脊便棒云还知么僧拟议师又打云痛痒也不知乃云向上一着子眼若听耳若睹即此物非他物雪峰毬玄沙虎睦州板禾山鼓鲁祖壁云门顾召大众还识这一队老古锥么良久云万山不隔今宵月一片清光分外明下座。

上堂僧问承言者丧滞句者迷如何是不错错师云突出难辩僧近前作舞势师以拂子击禅床僧作女拜师竖拂子僧礼拜师便喝问把住则乾坤失色放行则瓦砾生光正恁么时把住好放行好师云且没交涉进云和尚升座钟鼓皆说法要未审说何法要师云若将耳听终难会进云当阳一着众眼难瞒末后一机千圣不说如何是千圣不说师云眼里闻声始得知问昔日韩文公参大颠和尚云弟子军州事繁佛法省要乞师一语颠良久公罔措意旨如何师云官不容针进云时三平侍者乃敲禅床三下颠云作么乎云先以定动后以智拔意旨如何师云私通车马进云公乃曰和尚门风高峻弟子于侍者边得个入处未审得个什么入处师云海纳百川乃云一问一答总而未在假使乾坤万象森罗尽为异口同声各具百千问难问问各别不消长老弹指一下一时答了于其时中作不思议佛事虽然美则美矣闹热门庭正眼观来也是业识茫茫无本可据若是祖师门下一点也用不着师召大众云且道是那一点卓拄杖一卓下座。

师住北京翊教禅寺语录

康熙三十七年岁次戊寅受京师护法王公宰官绅衿本寺监院同诸山尊宿等公请住翊教禅寺于二月十五日进院。

山门 舒目长安道举足般若门拽杖便入。

弥勒 明明兜率宫堂堂楼阁坐常笑无人识者里是什么。

大殿 马祖道底辉天鉴地赵州说底耀古腾今且道殿里底遂展具作礼。

韦驮 灵鹫嘱付翊教叮咛且道叮咛个什么良久插香云神功叵测生檀信密行难思镇魔军。

伽蓝 伽蓝菩萨愿力洪深以何为验灵山记莚拥护法社。

祖师 昔日面壁今朝打坐盖闻西归者里是谁众中还识西来意么嚮祖祢不了殃及儿孙。

据室 卓拄杖云古今老古锥说的说默的默未审说的是什么默的是什么以拄杖横案震威一喝云居此室行此令。

当日监院同众檀护请上堂师至法座拈疏云人天眼目衲僧巴鼻事不获已对众拈出荐么不然且听维那重宣宣毕指座云狮子座曲 床头头露步步彰便升座 拈香云此一瓣香贵而无比尊而无等爇向炉中端为祝延

今上皇帝圣寿万岁万岁万万岁伏愿皇风一片至化无疆复拈香云此一瓣香因植灵鹫果培宫院爇向炉中专为

储君王子天眷宗亲福如海岳寿似松椿次拈香云乃栋乃梁为国为民爇向炉中奉为满朝文武阖国公卿宰官缙绅诸山尊宿现前檀越同明般若共证真常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信手拈来熏天炙地爇向炉中专伸供养选佛堂上

本师性空先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敛衣就座维那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师竖拂子云第一义诸仁者会么问答不录乃挥拂子云者个是佛佛授受祖祖相传由此天下老和尚建法幢立宗旨行棒行喝横说竖说面前挥宝剑脑后舞金锤高高山顶立逼塞虚空深深海底行平沉大地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尔如然不是不是日面月面有么有么突出难辩大众还委悉么且道委悉个什么震威一喝云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头自在春便下座。

小参

除夕小参云一年又一年吾头将白半诸人莫道头上无别起眉毛还自看师顾左右云邀众焚香辞旧岁呼童捧茶贺新年。

起七小参师云进堂将有一七设有见地不妨出来与汝证明众无语乃举僧问赵州云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示州云吃粥了也未进云吃粥了也州云洗钵盂去其僧言下大悟即今崇宁不贵诸人千转万语只贵一悟为期复举万松道还丹一粒点铁成金至理一言转凡成圣若知金铁无二凡圣本同果然一点也用不着且道那一点众中还么肯来两手相分付拟去千寻不可攀。

小参僧出礼拜师便打云速道速道进云拜过再道师又打僧便喝师云喝后又作么生师问僧伊参的是什么进云万法归一师云如何是一进云一个鼻头往下垂师卓拄杖云还识这个么僧便礼拜师便打乃举俱胝凡有所问唯竖一指殊不知他俱胝终身用之不尽即今崇宁这根拄杖如江上之清风似山间之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师横拄杖云若论此事嘲三擢四长安大道七纵八横忽然开口说着举步踏着若向这里脱然无疑高挂钵囊拗折拄杖我且问你诸人是什么人的境界卓拄杖云一堂风冷淡千古意分明。

除夕小参僧出请问和尚即今在什么处师云近前来向汝道进云求和尚开示师云开示了也僧礼拜师云抛钩钓金鳌跛鳖出头来乃云光阴迅速年穷月尽户户辞旧家家迎新富贵也忙贫贱也忙未审忙的是谁若知忙的是谁便识昔香严道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还有卓锥之地今年贫锥也无真净道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惟有一领黑黪布褊衫今年富添得一领百衲山水袈裟师云二位尊宿一个哭贫贫恨一身多一个夸富富嫌千口少仔细检点将来两个一对弄泥团汉崇宁又且不然昨日午斋馒头今朝晚茶果子饥则共餐渴则同饮随分者些子也不哭贫也不夸富即今腊月三十日到来应时及节一句又作么生道顾左右卓拄杖一卓云爆竹催腊去梅花送春来。

晚参师云斩猫因缘之事此道未丧只是曲高和寡人虽难会山僧易见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君臣而君臣在父子而父子乃至四生六道而共有之在眼能见在耳能闻在鼻能嗅在舌知味在身知触六根门头放光动地非贵贱非贤愚无皂白无青黄无净染无增减无智得无开合无背向有名呼不得无位可安排正恁么时若向这里分疏得出便可随处作主遇缘即宗将天作地指山为水召大众云还会么长安风月贯今昔那个男儿不丈夫。

小参云昔高安白水仁禅师示众云寻常不欲向声前句后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声不是声色不是色时有僧问如何是声不是声仁云唤作色得么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唤作声得么僧礼拜仁云且道为你说答你话师云即今有人若问崇宁声不是声色不是色僧问声不是声色不是色毕竟是个什么师劈头一棒僧云谢师指示师云不是不是僧罔措师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为诰封夫人那氏对灵小参雪覆琼楼白雨洒珊瑚红纵横非他物目前不是境师挥拂子云灵魂这里会处处任峥嵘。

为诰封夫人那拉氏对灵小参坤仁生万物淑德悦众心四大本来空五蕴元非有荡荡金刚体无生亦无灭师举拂子云灵魂这里荐何处不莲宫。

小参僧问众色归空空归何所师云当面藏不得进云为什么藏不得师云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乃云大凡学道之人须识本心且莫自瞒方可学道多见庸流认贼为子认奴作郎以为心要此实错会一语一默且没交涉非语非默亦没交涉我这里针劄

不入为你诸人分明说出师笑云老僧失利。

为光禄大夫副都统张公对灵小参青云英秀以乃黄梁金风惨惨玉露凄凄野草衔花香泪满地呜呼竖穷三际不是声色横遍十方亦非他物所以道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正恁么时崇宁不惜眉毛满盘托出八字打开竖拂子云灵魂这里荐如果会得说什么超生了死离苦得乐刹刹观音处处弥陀其或未然即今荐灵一句又如何指示放下拂子云还会得么咦山僧把手牵不得灵魂自肯乃方亲。

为舒居士对灵小参昨日与君说今朝视君默默即是说说即是默默也不是说也不是恭惟居士这里荐。

小参师云四海浪平龙睡稳九天云静鹤飞高僧礼拜云卷帘当白昼移榻对青山师便归方丈。

为孙门石氏对灵小参

师蓦拈拄杖云者个光明藏从来不复藏灵光独耀迥脱根尘本无男女之形诘有增减之相自然峥嵘任意逍遥虽然如是即今荐灵一句作么生道复卓拄杖云识得这些子覩面甚分明。

众请示诲师曰小参者古人家训后学龟鉴诸上座兄弟们但凡始则发心辞亲离俗割爱剃发谁不想学道乎果然不忘最初发心出家之念古人云抱一个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朝参暮参昼参夜参吃饭时不知其滋味饮水时不知其冷热身似枯木心如寒灰或二十年或三十年一念万年万年一念倘于豁然格外明宗不负初心之愿其或未然另示方便正开口吃饭时问谁吃饭着衣时问谁着衣行时问谁行住时问谁住坐时问谁坐卧时问谁卧诸上座兄弟们果不相违自然了悟自证之地大众且道什么处是自证之地蓦拈拄杖震威一喝云莫谓水寒鱼不食如今钓得满船归。

晚参问半窗松影半窗月是何境界师云莫认境界会乃卓拄杖一卓云会么恁么向你道为什么不会又卓一卓云杖前无限松风意散步归来月正圆。

示众

结制示众茶话今宵监院陈设茶果恭候山中达士湖海高流云集崇宁专为个事参须真参悟须实悟莫学粥饭之流口耳之学南天台北五台空游山水谈是论非依文解义障先圣之智眼闭自己之悟门自误平生忽然大限临头未免手忙脚乱岂能作主如生牛剥皮似螃蟹下锅苦哉悔之何及幸今云会有缘趁身康健愤发一番须要身心放下身如枯木心似寒灰大休大歇一念万年万年一念正恁么时吃茶无滋味饮着通身庆快顾左右云还知通身庆快么众无语师云种田博饭家常事不是饱参人不知。

示众云设有弄拙呈丑不妨出来与木上座相见众无语师云崇宁有一奇特事举似大众大地不是土大山不是石大海不是水大富不是财大贵不是位大悟不是道若人向这里荐得达此六门不唯以见诸佛正眼分明灼然而识祖师鼻孔长短虽然如是

检点将来见也不是识也不是毕竟如何良久云不是不是。

示众云众中参的是什么话头一僧礼拜师云你参的什么话头进云某甲初参师云不妨也要问过乃临济凡见僧来入门便喝是个金刚圈德山凡见僧来入门便棒是个栗棘蓬只如睦州凡见僧来便云担板汉我且问你诸人是个什么不见赵州道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赵州使人难会崇宁转教易见募拈拄杖划[○@一]云一三五四金木水火土燕子来衔泥虾蟆去打鼓甜瓜彻蒂甜苦瓠子连根苦互换高低如不荐世尊指地亦非土。

腊八日示众云这一着子天不能盖地不能载大体全彰大用显露非是过量人难行奇特事故我世尊弃舍皇宫直入雪山六年苦行腊月八日夜睹明星悟道未审睹那个明星作么生悟道大众还会么卓拄杖云维摩不说说文殊不闻闻留下破沙盆千古镇乾坤抛下拄杖云嚮填沟塞壑如不荐雪山依旧白云中。

示众云昔日僧问浮山远禅师云如何是佛远云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师云我且问你诸兄弟是佛否僧问佛且止毕竟是什么师击禅床一下僧拟议师云黄金自有黄金价终不和沙卖与人。

问答机缘

一官人参拜学生有一疑情乞师指示师云请举官云万象是境何得与性言一师云谁道万象是境谁言与性是一官于言下有省谢和尚指示师云是公所举非吾指示。

师问孔意知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个什么客云两头掐断师云为什么掐断客云将长作长将短就短师云那是汝的长短客云提起则遍满三千师云唤什么作三千客云放下则一尘不立师微笑客礼拜而退。

一居士参问牛过窗棂头蹄俱过为什么尾巴过不得师云为他有疑情在士罔措师云果然过不得。

大严和尚赠炉师云心领严云须是身心俱到师云这里身心俱不到严笑而坐师云且吃这盏茶。

一公问昔赵州道庭前柏树子意旨如何师云护法掌中扇子公云不会师云争怪得老僧么。

御前一官人参问如何是万法归一师云公是御前下官云一归何处师呵呵大笑官云不会师云且坐吃茶。

师拈笔写字一官人参问如何是本来面目师以砚示之官云不知乞和尚分明指示师云砚瓦分明是石为什么不知官拟议欲说师便喝官亦喝师云好喝官无语师云莫作喝会好。

师一日往圆教寺问病于解三和尚师入方丈进礼解在禅床翻身急忙着衣师云家里人还作客会么解云既是家里人请坐师坐云吾老法兄贵恙如何解云十八界已

空师云吾兄言界正是不空二老鼓掌大笑。

平郡王驾临崇宁庵王曰和尚如何得道师云道本无得得者非道王曰尝闻人说师云至理无说说则理丧王微笑师云请坐吃茶王临座而立师云请坐王固辞而立王又问解三和尚溟波和尚桂芳和尚谁胜谁劣师云胜则俱胜劣则俱劣王曰学文如何师云儒尊士行僧论德业昔燕王归敬于赵州今世祖信于报恩未尝重于学文王顾左右大悦王曰稍迟数日与和尚送匾额来师固辞。

一官参问南泉斩猫意旨如何师云臭气熏天炙地问他作什么官云不知师云请茶官接茶便吃师云你道不知官罔措。

僧参问无梦无想正恁么时主人公向什么处去师云莫眼花僧拟议师云梦话也不少。

客指语录云是什么师云人天眼目客云要这个作什么师云这个是什么客礼拜师云要这个作什么一座主来谒师命元峰西堂陪坐主云这个参禅余不知堂指衣云这个是什么衣主云七衣堂云你道不知主罔措侍者举似师师云一点水墨只教龙飞象舞。

僧礼拜请和尚印过某甲悟也师云见什么来僧云见动静一如师云动静且置什么是你的一如僧无语师拈拄杖连棒打出。

僧问佛法无多子师指茶壶示之僧云无多子师云不是物不是佛不是法你道是什么僧云是茶壶师便打僧礼拜师云这个也不识。

师画一○相待者云零零落落师圆相中又画一画者罔措师便打。

库司问云门为什么打杀世尊师拈拄杖示之司礼拜师云为什么司云我只礼拜师云你且归库去。

新到四僧参礼师问那里来一僧云青塔寺来师云有何言句僧云青塔寺和尚甚是慈悲别时满眼垂泪师云非和尚僧云何故非和尚师云爱心不除僧云恁么则佛说大藏教为什么师云上座不唯不知宗旨尔且不知教义佛说一大藏只为众生爱心不除僧无语三僧皆云青塔和尚道真朝五台便去假朝五台随老僧住着师云这和尚好不会说话三僧云何故不会说话师云若是上座辞吾崇宁只向伊道假朝五台便去真朝五台随崇宁住着众僧礼退师落堂僧问如何是禅道师以竹篋子一划云会么僧礼拜师云你礼拜个什么僧拟议师打云抛钩钓狞龙跛鳖出头来。

僧问如何是生死之事师拈拄杖云荐么僧礼拜师便打僧云为什么打师云为你不知痛痒僧无语师云生死在这里。

师问僧做什么僧云念佛师云念佛的是谁僧云家无二主师云主伴重重僧走过师云这瞎汉放你三十棒。

师问僧你参的什么话头僧云念佛师云那个念佛僧云又念佛师云头上安头僧

礼拜师云何不向这里念看。

师问堂主汝参的什么话头主云本来面目师云那是你的本来面目主便喝师云喝后又作么生主拟议师便打。

僧问如何是一刀两断师以拄杖划一划僧罔措师便打。

吴居士问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请师紧要处指示师良久云看士乞师别令方便师云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为魔说会么士罔措师云如果荐得则契佛意其或未然即为谤经士惧然礼拜求忏师云山僧罪过。

一客来参师云请坐客云道不可须臾离离者非道也时闻驴鸣师云这个是离也是不离也客罔措师云患根在这里。

僧礼拜师问那里来僧云五台来师云曾见文殊么僧云见师云文殊与汝说什么僧拟议师便打。

殿主礼拜举台山僧宿崇宁净头问曾见文殊么僧曰见净无语主曰某甲代语请和尚印证师云代看主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师曰不在言句上主曰在什么处师曰这里会主无语师举离四句绝百非这里道看主曰叶落还归根师曰话也不识主曰请和尚道看师曰头上安头主礼拜师便打。

胡公访师问三界唯心隔纸窗不见外物未审是一心是二心师云道看公呵呵大笑师云毕竟是一心是二心公指门云这是天堂门这是地狱门师云非天堂非地狱公云是什么师劈面一掌公鞠躬云领领师云请坐吃茶。

居士问佛身充满法界向什么处坐师以手指云向这里坐士云这里是什么所在师打云顾。

师与玉轮和尚看解三和尚病轮把左手师把右手三云是谁轮云崇宁和尚与弟特来相看三云吾年七十有二要轮云说一句来三闭目师云手又动不得口又无气力替解兄代语如何三点头师云吾兄素常斩钢截铁手段要住就住要去便去三合掌点头轮云别去师云别别别珊瑚枝枝撑着月。

官人来参问不二法门师良久官云如何是不二法门师云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官礼拜云蒙和尚指示师云我无法与人指示个什么官云正是指示师云老僧失利。

师召侍者云语直机圆是如何者云圆是师云方作么生者云方也是师云不方不圆又作么生者呵呵大笑师云再道看者礼拜师云好个不方不圆只是语直。

伊氏夫人问乞和尚开示师云开示已竟夫云心与性是一是二师云高声问来夫云心与性是一是二师云头上安头夫云说话的是他么师云他是个什么夫云他是个狗师云唤作一物即不中。

一婆子来参礼拜师云且坐吃茶婆子抽身而去师便送婆云和尚为什么随人脚跟转师云你的脚跟在哪里婆拟议师云恁么则你还不识脚跟。

僧参师问那里来僧以手作圆相呈上师以拄杖地下划[○@生]僧作女拜师又划僧便出师云瞎汉瞎漠僧回首云诺诺师云不是不是。

伊氏夫人请师斋夫曰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是何意旨师曰意旨还见么夫曰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毕竟得什么心师曰我吃的饼子。

师阅慈明禅师录中冬日榜示僧堂作此字至此问侍者是什么字者罔措师震威一喝者脱然大笑师曰这个也不识者礼拜师微笑。

(燕山诰封夫人关门伊氏率男茂盛玻尔坤楚蛮子

施费在京师本庵刻)

何一自禅师语录卷上

嘉兴大藏经 何一自禅师语录

何一自禅师语录卷下

嗣法门人明修明惠明智等编

举古

举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云门偃云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贵图天下太平。

师云我不似云门恁么当时若见但向冷笑一声他若定动便道勘破了也。

举洞山于扇上书佛字云岩见却书不字洞山又改作非字云峰见乃一时除却。

师云三个老汉总在扇上换却眼睛东书西画我若见夺却扇柄看他向什么处下手。

举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肃宗命忠国师试验三藏才见师乃礼拜立于右师问汝得他心通耶藏云不敢师云汝道老僧即今在什么处藏云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去西川看竞渡师良久再问汝道老僧即今在什么处藏云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向天津桥上看弄猢猻至第三问藏师良久藏罔知去处师叱云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么处赵州因僧问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见国师未审国师在什么处州云在三藏鼻孔里后僧问玄沙国师既是在鼻孔里因甚不见沙云只为太近白云端云国师若在三藏鼻孔里有甚难见殊不知在三藏眼睛里。

师云即今国师在什么处策起眉毛看。

举昔有僧去参米胡路逢一婆住庵僧云婆有眷属么婆云有僧云在什么处婆云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我眷属僧云婆莫作师姑来么婆云你见我是什么僧云是俗人婆云汝不可是僧僧云婆莫混滥佛法好婆云我不混滥佛法僧云与么岂不是混滥佛法婆云汝是男子我是女人岂是混滥。

师云若非这僧争得证明。

举昔有僧去覆船路逢一卖盐翁僧问覆船路向甚处去翁良久僧又问翁云你患

聋耶僧云你向我道什么翁云向你道覆船路僧云翁莫会禅么翁云莫道会禅佛法也会尽僧云试说看翁挑起盐僧云难翁云你唤作什么僧云盐翁云有什么交涉僧云你作么生翁云不可更向道是盐。

师云我若见翁毕竟是什么翁若沉吟劈面一掌云这个也不识。

举南泉云王老师自小养一头水牯牛拟向溪东牧不免食他国王水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国王水草如今不免随分纳些些总不见得。

师云南泉犹恐食他国王水草殊不知从来无嘴食个什么。

举百灵和尚一日路见庞公乃问昔日南岳得力句曾举向人么公公云曾举来百云举向什么人公以手自指云庞公百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赞之不及公却问百得力句是谁得知百便戴笠子而去公云善为道路百去更不回首径山杲云这个话端若不是庞公几乎错举似人虽然如是百灵输他庞公一着何故当时若无破笠遮却髑髅有甚面目见他庞公天童密老和尚云百灵若无径山直饶戴破笠子也无出头分。

师云得力句戴笠子遮髑髅无出头且止崇宁勘来这一队老汉僧不是僧俗不是俗说什么东西掷剑挥空转没交涉未免傍观者笑。

举僧问玄沙如何是学人自己沙云是你自己云门云没量大人向语脉里转却时有僧问如何是学人自己门云忽有人路上请老僧斋你也随例得饭吃。

师云玄沙只有杀人刀且无活人剑云门虽有活人剑且无杀人刀仔细检点二位老汉也是泥里洗土块若人问山僧如何是学人自己我分明向你道你又问。

举洩山问云岩云承闻子在药山是否岩云是洩云药山大人相作么生岩云涅槃后有洩云如何是涅槃后有岩云水洒不着云岩却问未审百丈大人相作么生洩云巍巍堂堂炜炜煌煌声前非声色后非色蚊子上铁牛无你下嘴处。

师云二尊宿说大人相何异指鹿为马唤钟作瓮虽然如是有人问山僧选佛大人相作么生劈口打云还见大人相么。

拈古

举一日世尊升座大众集定文殊白椎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拈云世尊好似平地起骨堆文殊恰如错认注脚了仔细检点将来两个老古锥只有湛水之波且无滔天之浪。

举世尊因五通仙人问云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仙人仙人应诺佛曰那一通汝问我。

拈云世尊紫罗帐里撒珍珠仙人火炉挑出铁乌龟。

举文殊菩萨一日令善财采药曰是药者采将来善财遍观大地无不是药却来白曰无有不是药者殊曰是药采将来善财遂于地上拈一茎草度与文殊殊接得示众曰此药能杀人亦能活人。

拈云看这清凉老汉权衡在手逢场作戏撩钩搭索通身手眼善财拈来放下可谓

铁来线去语脉有方勘这两个只要家家共晓户户皆知惜乎无人山僧当时若见但向他道老汉你且照顾眉毛。

举那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然后现本身运大神力为父母说法。

拈云骨肉还与父母以何为身将什么为口说法若向这里廓然无疑以知如来三身又知自己无异方晓那吒现身说法苟或未然大好疑着。

举昔城东一老母与佛同生而不欲见佛每见佛来即便回避虽然如此回顾东西总皆是佛遂以手掩面于十指掌中亦总是佛。

拈云开目合眼无处回避要识无佛处么向未开目处会要识老婆心处么向未合眼处荐直饶会荐分明祖师门下未在。

举明州布袋和尚常在通衢有一僧在师前行师乃拊僧背一下僧回头师曰乞我一文钱僧曰道得即与你一文师放下布袋叉手而立或解开布袋百物俱有撒下曰看看又一收将起问人曰这个唤作什么或袋内取果子与僧僧拟接师乃缩手曰汝不是这个人或问在此何为师云等个人来曰来也师曰汝不是这个人有时依袋终日憨睡或起行于市肆或拄杖或数珠与小儿戏有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放下布袋叉手而立僧曰只此别更有也师提起布袋荷负而去。

拈云弥勒非弥勒布袋非布袋天不能盖地不能载时常依着睡有时便打开七古八怪般般撒出不是砖头也非瓦块拈来示人缩手庆快虽然是则是矣明眼人勘破不值半文钱。

举维摩会上三十二菩萨各说不二法门文殊曰我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菩萨入不二法门于是文殊又问维摩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维摩默然文殊赞曰乃至无语言文字是菩萨真入不二法门。

拈云文殊于法离言问答是为菩萨入不二法门且莫错认定盘星殊又问维摩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维摩默然殊赞乃至无语言文字是菩萨真入不二法门见什么画蛇添足且道要知菩萨入不二法门么不识台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清凉中。

举百丈上堂常有一老人随众听法一日众退唯老人不去丈乃问立者何人老人云某非人也于过去迦叶佛时曾住此山因学人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对他道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堕野狐身今请和尚代一转语丈云汝问老人云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丈云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

拈云良由自己依墙靠壁引人堕坑落堑野狐涎一点咽下五百生吐不出所以一句合头语万年系驴橛老人见百丈有抽钉拔楔手段便舍己从人请代一转语言下大悟我且问你诸人要见老人悟处么水归大海波涛静云到苍梧气象闲。

举昔僧问雪窦显禅师云如何是诸佛本源显云千峰寒色进云未审向上更有也无显云雨滴岩花费师翁云雪窦答两转语一转语参天立地一转语随波逐浪。

拈云二大师只解顺水推船不解逆风把舵当时那僧若问山僧如何是诸佛本源但见皇风成一片不知何处是封疆。

征古

举肃宗帝问忠国师百年后所须何物忠云与老僧造个无缝塔帝云请师塔样忠良久云会么帝云不会忠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谳此事请诏问之帝后诏源问源乃颂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黄金充一国无影树下合同船琉璃殿上无知识。

征云帝于国师良久处但向大笑一声恁么则何必又造不唯造塔已毕犹且免诏耽源葛藤遍地。

举金刚经云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法眼云若见诸相非相即不见如来。

征云世尊是如来禅法眼是祖师禅且不问你诸人那里是非相见与不见直饶明得正好吃崇宁棒。

举赵州访一庵主便云有么有么主竖起拳头州云水浅不是泊船处便去又访一庵主亦云有么有么主亦竖起拳头州云能纵能夺能杀能活礼拜而去。

征云赵州恁么问庵主恁么答问处一般答处无别为什么肯一不肯一旦道优劣在什么处抑扬皆在我杀活更繇谁。

举法眼问修山主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汝作么生会修云毫厘有差天地悬隔眼云恁么又争得修云某甲只如此和尚又如何眼云毫厘有差天地悬隔修礼拜。

征云勘二尊宿一个问处奇特一个答处奇特未审是同是别若道是别问答皆是一样若道是同为什么礼拜诸人要会毫厘有差天地悬隔么竖拂子云看。

别古

举僧问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未审路头在什么处峰以拄杖划一划云在这里僧复请益云门门拈起扇子云扇子 跳上三十三天筑着帝释鼻孔东海鲤鱼打一棒雨似盆倾会么。

别云古今皆谓二老善辩来机殊不知他错下注脚忽有人问山僧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未审路头在什么处但向他道问处甚分明。

举汾州善昭禅师示众云识得拄杖子行脚事毕。

别云崇宁不然大笑一声他要识得高挂钵囊拗折拄杖。

举南泉与杉山向火次泉云不用指东画西本分事直下道将来杉以火箸插向炉内泉云直饶如是犹较王老师一线道又如前问赵州州遂画一圆相中心点一点泉云直饶如是犹较王老师一线道。

别云王老师却被一线缚住了也。

举寒山云吾心似秋月碧潭光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保福权云吾心似灯笼点火内外红有物堪比伦来朝日出东龙池有老和尚云吾心闪烁见犹把扇遮面比伦不比伦云雷鼓掣电。

别云吾心似片光大地露堂堂处处堪比伦分明谁覆藏。

代古

举僧谓赵州云某甲从长安来横一条拄杖不曾拨着一人州云自是大德拄杖短僧无语。

代云某甲不意拨着一个瞎汉。

举僧参赵州州问甚处来僧云南方州云佛法尽在南方汝来作么僧云佛法岂有南北州云饶汝从雪峰云居来也只是个担板汉僧无语。

代云某甲罪过却被和尚道着。

举洞山问德山侍者从何方来者云从德山来洞云来作什么者云孝顺和尚洞云世间什么物最孝顺者无对。

代云分明道过了也。

举僧参圣寿严严补衲次提起云山僧一衲衣展似众人见云水请两条莫教露针线快道僧无对。

代云针线早是已露了也某甲道个什么即得。

举昔有老宿问座主疏钞解义广略如何主云钞解疏疏解经宿云经解什么主无对。

代云下文繁长。

举南泉云王老师卖身去也还有人买么一僧出众云某甲买泉云不作贵不作贱作么生买僧无对。

代云和尚出卖文约花押早到某甲手里了也。

举盐官一日唤侍者将犀牛扇子来者云破也官云扇子既破还我犀牛儿来者无对。

代云震威一喝盐官他若动静便云纵有千般巧终无两样风。

举楚石禅师入寮见僧看经问云看的什么经僧云是金刚经石云我不问你金刚经看底是什么经僧无对。

代云意欲再道犹恐头上安头。

举僧问石霜咫尺之间为甚不睹师颜霜云我道遍界不曾藏僧后问雪峰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什么处不是石霜僧回举似霜霜云这老汉着什么死急僧无对。

代云情知和尚不藏亲见了也。

举一僧在经堂内不看经每日打坐藏主云何不看经僧云某甲不识字主云何不问人僧近前叉手鞠躬云这个是什么字主无对。

代云一脚踢倒他若拟议便云这个字也不识。

颂古

世尊初于腊月八日明星出时慧云奇哉一切众生俱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

执着不能证得。

颂云。

雪岭六年也似贫灰头土面草生身夜来忽睹明星现梦破惊回识故人

世尊因五通仙人问云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那一通世尊召仙人仙人应诺世尊曰那一通尔问我。

颂云。

问处如何那一通召来应诺太分明岭梅堤柳皆春色蝶舞莺啼花木荣

世尊三唤三应乃云无为真佛实在我身。

颂云。

三呼三应麻三斤真佛无为在我身尘世茫茫谁自觉闲来无事且颦呻

世尊因灵山会上有五百比丘得四禅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各各自见过去杀父害母及诸重罪心内怀疑于甚深法不能得入于是文殊承佛神力手握利剑持逼如来世尊谓文殊曰住住不应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为善被害文殊从本已来无有我人但以内心见有我人内心起时我必被害即名为害于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梦如幻于梦幻中无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于是五百比丘同声赞曰文殊大智士深达法源底自手握利剑持逼如来身如剑佛亦尔一相无有二无相无所生是中云何杀。

颂云。

为君途路锁烟尘宝剑露时忘我人剑佛一如廓落■无生曲调和阳春

世尊因耆婆善别音声至一冢间见五髑髅乃敲一髑髅问云此生何处耆云生人道世尊又敲一云此生何处耆云生天道世尊又别敲一髑髅云此生何处耆婆罔知生处。

颂云。

瞿昙问处少人知敲磕当阳独露机明月偏随流水去白云依旧故山归

世尊因广额屠儿日杀千羊一日至世尊前颺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数世尊云如是如是。

颂云。

刀头手眼平生陈羊首高悬直示人放下虽然千数一拈来遍界不藏身

世尊因外道问云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据坐外道赞曰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作礼而去后阿难问佛外道有何所证而言得入世尊曰如世良马见鞭影而行。

颂云。

杲日当空照大千迷云俱尽顿超然法王据坐目相击脏露情真不用鞭

经首题[米-木+八]字。

颂云。

以字不成八字非大悲千眼不能窥未观玉轴承当去免使寻行无了期
楞严经佛谓阿难若能转物即同如来。

颂云。

若能转物即如来夜半泥牛眼睛开千手大悲寻不见目前触处非尘埃

迦叶因阿难问世尊传金襴外别传何物迦叶召阿难难应诺迦叶曰倒却门前刹
竿着。

颂云。

金襴之外复何言风动水流万籁传弟应兄呼画不就刹竿依旧倒门前

文殊师利在灵山会上诸佛集处见一女子近佛坐入于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
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觉此女令从三昧起汝自问之文殊绕女子三匝弹指一下乃至托
上梵天尽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女子定不得下方过四十二恒河
沙国土有罔明菩萨能出此女定须臾罔明至佛所佛敕出此女定罔明即于女子前鸣
指一下女子于是从定而出。

颂云。

出得何如未出时逐波跋鳖莫能窥而今要会定中旨月白风清说与谁

宾头卢尊者赴阿育王宫大会王行香次作礼问曰承闻尊者亲见佛来是不者以
手策起眉毛曰会么王曰不会者曰阿耨达池龙王请佛斋吾是时亦预其数。

颂云。

眉毛拈起示君王雨露金门万古香眼上分明人不荐法华唤作白毫光

西天初祖摩诃迦叶尊者见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起一枝华以青莲目普示大众百
万圣贤惟迦叶破颜微笑世尊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解脱法门
付嘱于汝汝当护持流通无令断绝。

颂云。

拈花垂示谁承当惟有头陀笑异常满面春光无限意风吹万古至今香

达磨大师将返西天谓门人曰时将至矣盍各言所得乎时门人道副曰如我所见
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总持曰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閼佛国
一见更不再见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祖曰
汝得吾骨最后慧可出礼三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传法付衣。

颂云。

纶言垂示欲西归诸子大家唱祖机是圣是凡三十棒灼然万物转光辉

六祖受法辞五祖令隐于怀集四会之间届南海遇印宗法师于法性寺暮夜风飏
刹幡闻二僧对论一云幡动一云风动往复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辄预高论否
直以风幡非动动自心耳印宗闻语竦然异之遂问其由祖实告之印宗于是集众东山

法门祖遂落发披衣受戒即广州天宁寺也。

颂云。

不是风幡不是心是非千古遍丛林忽然开口天机露大地何妨唤作金

金陵宝志公和尚令人传语南岳思大云何不下山教化众生一向目视云霄作么思云三世诸佛被我一口吞尽何处更有众生可度。

颂云。

目视烟霄卧白云那知岭外有乾坤一声大笑山家趣佛与众生一口吞

偈

游曹溪山

登山跋涉望曹溪径曲幽深野兽窥策杖遥观千岭秀停车坐看万峰垂凤凰树上猿舞狮子岩前尘鹿随行到白云重叠处水琴松韵少人知

秋行

黄叶飘飘一片鸣园林摇动弄歌声篱边丛菊随风舞槛外葵花向日荣蝉慕廉名终饮露雁怀节义守孤清年来几度景迁变满地秋光动客情

汤山

香堂朱户暖如蒸流水光中春色深泉上渔翁芦畔醉林间樵父岭头吟奇云怪石山家画鸟语溪声野衲琴沐罢客尘归去晚唯留明月印天心

南院修葺遇雨

荒凉剪棘开金田带水拖泥瓦砾边苍柏数株笼雨露野花一片锁云烟溪声山色东林话鸟语蝉鸣南院禅极目浑然瑞气绕薰风满面水连天

除夕次中峰大师原韵二首

和风将绽玉河冰引兴剪云补衲僧半钵烟霞藏古拙一锡皓月隐苍藤晨钟催腊惊人梦暮鼓迎春续祖灯帝里今宵种岁火辉天鉴地焰层层

又

林泉幽静一溪冰冷淡情同世外僧腊去自然新得句春来纵横旧枯藤云房挂起定香火烟阁高悬不夜灯一种通宵别有趣清光无限入帘层

咏雪

瑞云笼室边银片舞窗前拟是浩然到焚香庆有年

晚山行

松风水石秀登岭白云深皎月临沧海凌空非世心

秋月花园

识得月中桂清光转异常金风吹曲调花弄有余香

问理

鸟语啼新句溪声醒世顽分明亲切处疑是几重关

周居士开葬

剖开无尽藏瑞气自生光雨露千年泽英风万古香

闭关

休心无限趣敛迹寓云山冷笑一声淡忘情但闭关

嘱元峰修西堂

道在平常日用间倒拈横用非言诠眼中一点成龙去布雨兴云润大千

嘱孔意惠知客

金风荡荡百花边吹破一花香满天到处生涯随分足插标指地不须传

嘱潭映珠西堂

夏日相逢恰偶然薰风吹破袈裟边嘱公一句无私语步步头头珠现前

嘱旅庵智首座

谩言南北与西东这里无边那有中棒下番身狮子舞人天千古振宗风

嘱昙华荣维那

平生气概异寻常拔草瞻风无限香未举默然笑彻眉逢人白棒挥当阳

嘱云晓达监院

拖泥带水露风光建立门庭大用彰这里豁然担荷去千年常住作津梁

嘱大丰瑞书记

万水千山与么来当机一拶脱然开逢人莫谓无知己月到梅花笑满腮

友人归山

故人拽杖远尘寰翠竹林间高枕眠龙虎山中为伴侣优游绝虑不知年

止澜禅人求字

花落溪流便是禅潭清无浊含中天止澜觅水重添妄离字忘言教外传

嘱机诚如侍者

几度巾瓶过别川负笈遍叩憩中天翻身梦破窗前月辉古鉴今不二传

嘱弘慈修知藏

金风体露正堪然信手拈来百事全一笑自开尘劫眼光明无限照人天

嘱盘机铭西堂

面目未生前开口何语言浑然非别物拈起示人天

嘱纳川金维那

常住千年谁隐藏生涯另有异常光归来笑破忘机处一片清风万世香

嘱旨[、/八]经书记

一段真风不覆藏头头步步可成当忘机廓落了然处触目全彰无限光

题葡萄

怪叶异条数尺余叶为鳞甲蔓为须秋风鼓动苍龙舞吐出圆光万颗珠

春日

风和日暖百花开阵阵幽香吹过来极目遥观牵老兴韶光一片满楼台
游潭柘寺

登山涉水踏云头潭底毒龙溪上游良柘名山全体露撑天拄地任风流
壁上罗汉

烟阁云房画壁间神清貌古居青山杖前无限松风意看破红尘闲又闲
秋行访友

素怀开士居高岑策杖别峰洞上寻一路秋深黄叶落青山已露故人心
仙图

半山半水居峰前无限秋深不记年点石为金非俗子问君何处是先天
雨中月季花

姿容吐秀含芬芳别有朱颜非点妆满面薰风似醉客拖泥带水布花香
赠体见法弟讲经

一气连枝各路长素容道范作津梁法空为座雨花舞体露见光满域香
虚心知客归里

故园草木思君还踏破芒鞋不记年一种虚心别有味幽香谁赠梅花前
赠三空和尚住嵩山四十年游京师造法华

四十年来太室颠嵩风吹到帝王边鹫峰常忆燃身火妙有三空为法传
孟春索吴二居士参究

和风昨夜到金田鸟喜高鸣望九天万物化融皆有益二公何意叩窗前
胡公过访原韵

苍松翠柏拥山亭风动水流演梵声青草黄花非他物共君一笑赋中情
年茶观鱼灯

一盏清茶也醉贤赏心破暗庆新年今宵莫向物中转鲸跃生光别有天
佛事

为太福金东阿罗觉洛氏举火

师拈火炬云这个性火真空真空性火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即此物非他物以火炬
打一 ○相云恭惟福金这里荐处处弥陀佛刹刹观世音。

为孺人关门关氏举火

师拈火炬云这个为般若之灯作乾坤之光迷之则旷劫轮回觉之则当处解脱即
烦恼为菩提即色身为真空转坤灵而成乾道转生死而成涅槃且道即今如何转师拈
火炬云看。

为舒居士起灵

要住便住欲行即行把住则乾坤失色放行则大地生光且道把住好放行好拈拄

杖划地云识取这里意莫认拄杖子。

为选佛场先老和尚周忌

师挥拂子云者位无面目汉显也何喜隐也何悲隐显无碍乐游鞬毳憩龙泉而弘化群机嘱崇宁而选佛遐续拈香云一香一茶堪为供一瞻一礼总归真但明先师无来去万象之中独露身。

为水月庵先老和尚扫塔

拈香云此一瓣香不是龙斗骊涎亦非牛头栴檀莫谓空花佛事体会水月祭扫非他物即此物不肖法孙专为呈献顾大众且道呈献个什么师以香爇向炉中云恭惟尚飨。

为达如戒子入塔

师云子之素志土屋布衣过午不食手不释卷■写篆书美则美矣正眼观来未是休处必须转身移■踏倒别峰当阳独露不是黄金塔也非白玉骨取不得舍不得即此物非他物伊向这里荐师震威一喝云入。

为程 禅人举火

师执火炬云者点灵光万道霞烂云影里露天华尔今会得关捩子四大皆空不二家以火炬打一○相云还委悉么掷火炬云荐。

募斋

祇园祥瑞犹新虎啸龙骧选佛家风再整人天交集宾主同时净名翁香积打开满盘托出菩萨子昼参夜叩横咽直吞崇宁斋馔无滋味咬着通身冷汗流。

中州弥陀寺挂钟板

师指钟板云者个不是金钟亦非玉板听之则闻视之则见正眼观来见也不是闻也不是且道不是什么击板云荐。

为半字和尚起龕

师拈香云恭惟半字吾老法兄和尚观音境内立定脚跟地藏林中辟开门户数年高蹈一国清风末后婆心无生灭之相而示生灭之相令人人而知色空无来去之迹而现来去之迹使个个而识只履大众还识半字和尚定动么卓拄杖云分明吐露蓦直去覩面良久最后缘杖引便行。

又入塔

师拈拄杖指塔云即此物非他物是不是非不非明历历露堂堂千古万世谁隐藏且道隐藏个什么良久云国师用漏泄阿兄体全彰。

礼笑祖塔

埋头指地燕山中叠叠雄峰出象龙遗仪流光最后句人天万世振家风。

行实

师于康熙辛酉年居崇宁方丈大众请师说始终参学因缘师固辞众坚请师曰若

论始终参学因缘本无言说若假言说非余始终参学因缘古人参学行解相应名曰始终因缘示迷悟于后昆启未觉于将来余何人哉敢如古人传布言句惭愧无限因诸上座坚心诚问柰年深日久经历繁多云水艰辛难以罄陈余系河南开封府杞县父王姓母李氏幼年失恃多赖祖母彭氏鞠养年有十九时有异僧开导出世因缘繇是发心投于大梁弥陀寺静悟师剃发昼夜礼念观音夜梦伽蓝曰速往南方参究出世因缘舞刀左右相逼曰他日参禅不遇魔境醒来辞师单[脈-月+票]独杖依神梦诫遂决南参到桐城县偶遇禅侣破拙曰有一清泉寺方丈德重道高江北开士字元白自称尊宿诸方龟鉴人天眼目余闻所说相随入山谒见尊宿宿曰什么处人余曰中州人宿曰来此何为余曰亲近尊宿宿命知客送入禅堂进堂一旬瞌睡昏沉不能排遣香板临身无其数也不觉猛省悲痛惭愧自恨今生缘薄宿障因重尝闻古人悟道番掌之易及我悟道登天之难持起戒刀坚心自誓如再瞌睡即割身肉心思未已瞌睡复来即割手腕血流满袖睡魔上面无法驱逐其堂中七十余众唯翠林禅师一人醒醒寂寂分明清朗是以诚心领教林曰禅兄少进饮食食轻必爽余遂如命果然睡魔轻去九分静坐参究提起一个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目睹楼台殿阁人物鸟兽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根尘器界依正等报皆归这里一息不还还有四大在用火烧了还有灰在将灰扬去一归何处正在观想定香已尽钩打铜盆声如锣鸣忽然觉来身在禅床原来佛法是者个道理彼时随众出坡担柴负担归堂林师横身堂门曰那里来余曰山中担柴来林曰山中见什么来余曰见颗棕树林曰既见棕树何不带个稷刷子来余脱然无■顺手劈面一掌林师大笑走过余归禅堂遂辞尊宿北回中牟县水月庵庵中讲经座主■■■师那里来余曰者里来主竖起拳头曰是什么余■驴蹄子主曰请坐余亦竖起拳头曰速道速道主拟对余劈面一掌曰这个拳头也不识主无语余挂锡半载辞水月方丈北游燕山听教于不夜天师受戒于玉林和尚后住崇宁禅院垣壁已无老屋败椽仅蔽风雨食不充口衣不遮体友人劝曰兄之事业别作良图自然如意何自苦尔余曰佛戒缁流不■丰盈贵乎清贫所以古人历艰难尝险阻■■■等终身之安盖争■■■则志锐刻苦虑深转祸为■■■■为逢余入虽忧心愿效古遂禁足十年有余■■■■阅■■藏■■格檀越修葺垣壁工作乏土余曰■■后地■■■取一尺不可掘坑妨碍地脉余在关房静坐不■■■■■■■■目视有坑深宽三尺自言不教拙坑恐世■■脉神■■■房忽然始觉身在关房未动■■■监院直岁檀越谁教殿后掘坑深宽三尺何违之■■■大众惊怪急往而睹■■■有一坑深宽三尺教人平师此坑监院曰和尚莫非出定么余曰定本无有出■■■汝向这里会院无语里人曰庵前二株老槐和尚■■■来此树已死和■■■来二槐复活枝叶鲜茂亭亭■■■盖诚谓人杰地■■■后不可量焉老槐枝上有群乌■■■■■■■■■■有四维被猎人将老乌中枪而亡余悯■■■■■■■■■■鸦■■■颈在菜池饮水余对二鸦曰凡■■■■■■■■皆具佛■■■老乌中枪已亡巢中四维无哺安■■■乎汝二鸦若具佛性肯发慈愍可救四维之命夜业报尽脱去羽毛必■■■人伦二鸦似有觉听欣然就巢取食以哺四维四维得活里人咸曰屡睹奇事德化

所致此地必然兴隆三宝余谓招提之处必有■八临门不及旬日果有昆山县选佛场性空先老■■道安和尚石莲和尚三位来访选曰何公道个■■■■■■■■■■就不本分选便喝余举足作蹶■■■■■■■■■■说什么粗道什么细选呵呵■■■■■■■■■■坐吃茶余请益迳佛场先老■■■■■■■■■■座主讲金刚经无我相无人■■■■■■■■无寿■■居士曰既是无我无人谁讲■■■■主无语自唐至清无人与座主代语今请和■■■■辑语和尚曰恁么说余曰不然和尚曰汝代师■■若是某甲讲经无我无人居士如问近前来■■道和尚曰如是如是余曰不必相污和尚曰何■■■■■■■■来余曰■■目亲近元白尊宿举似前话■■■■■■■■■■口宜礼九拜余从莲命和尚授■■■■■■■■■■大事因缘不可终身无师余■■■■■■■■■■次曰令一山侍者赐手卷源■■■■■■■■■■归龙泉寺月余不幸和尚辞世■■常熟翰林院翁老护法以和尚圆寂流光知会夜用学道吴公兵部尚书史公同乡各助灵贖道安法取综理调停余哀恻不已灵回选佛忆昔离俗乃至■■今住院总为自他大事因缘诸檀皆有宿缘竭■■护持遂成丛林王公大人虎穴■■■■■■■■■■咸■■述素行不觉吐露葫芦■■杓■■■■■■■■■■败■■■■■■■■■■水月龟毛兔角■■■■■■■■■■大■■■■■■■■■■在禅见米然■■■■■■■■■■奚■■■■■■■■■■少乎须要民■■■■■■■■■■意■■■■■■■■■■大众作礼而退■■■■■■■■■■。

■康熙三十二年岁次癸酉孟秋上旬
伊氏率男茂盛玻尔坤楚蛮子
男孙(■■)施资送板入藏
何一自禅师语录卷下终